

· 第四卷 ·



余振翻译文集

马雅可夫斯基诗文选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第四版 —

余振翻译文集

马维可夫斯基诗文选

马维可夫斯基

上海译文出版社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余振翻译文集 (第四卷)

马雅可夫斯基诗文选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余振翻译文集/(俄罗斯)莱蒙托夫,(俄罗斯)普希金,(苏)马雅可夫斯基著;余振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ISBN 978-7-5520-0637-7

I. ①余… II. ①莱… ②普… ③马… ④余… III. ①诗集-俄罗斯-近代 ②剧本-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③诗集-苏联 IV. ①I51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9933 号

余振翻译文集(第四卷)马雅可夫斯基诗文选

出品人: 缪宏才

译者: 余 振

责任编辑: 张晓栋

特约编辑: 张小忠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23.25

插 页: 6

字 数: 48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637-7/I·129

定价: 498.00 元(全四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翻译家余振 ·
上海汾阳路寓所（一九六五年）

前 言

二十世纪十年代—二十年代，是俄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阶段。这个阶段充满了许多重大事件：两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苏联国内战争）、三次革命（一九〇五年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俄罗斯大诗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生活就是在这个时期度过的。

马雅可夫斯基，一八九三年七月十九日出生于高加索格鲁吉亚库塔伊斯省巴格达季村。父亲是个职位很低的林务官，五口之家勉强维持一般水平的生活。一九〇五年革命时，中学生马雅可夫斯基就参加了学校的罢课和游行。一九〇六年父亲去世，母亲和两个姐姐在高加索无以为生，就带上他到了莫斯科，让他转学到莫斯科第五中学。他在这一时期阅读了不少革命书籍，接触到一些地下革命党人。一九〇八年初，他加入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

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间，马雅可夫斯基曾三次被捕，最后一次被关进莫斯科布特尔基监狱。诗人后来写的自传《我自己》中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现在我已经有了正确的世界观。”这里所谓正确的世界观，实际上是，已经懂得了应当爱什么、憎什么。

“我呀
是在布特尔基监狱里
学会了
爱。”

(《我爱》)

他回忆父亲去世后他们一家的生活时又说：

“我
为了混一碗饭，
永远出卖劳力，
因此厌恶大腹便便的家伙，
是我从小养成的脾气。”

(《我爱》)

马雅可夫斯基在这个时期，经过布尔什维克党的教育、地下革命工作的锻炼和布特尔基监狱中的考验，他的心已经成长为一个“庞然大物”：

“巨大的爱，
巨大的憎。”

(《我爱》)

马雅可夫斯基出狱后就决定“搞社会主义艺术”。他先搞了一个时期绘画，后来放弃了绘画，一九一二年开始写诗。从

此就正式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活。

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生活一般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一九一二——一九一七年，革命前的时期。第二个时期：一九一七——一九二四年，革命后的时期。第三个时期：一九二四——一九三〇年，成熟时期。从三个时期的创作活动来看，诗人是紧紧地跟着时代，甚至走在时代的前面，因而他可以时时唱出时代的声音。他创作生活的三个时期，有一个一贯的总的倾向——就是爱憎分明。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应该是爱憎分明的，但在无产阶级伟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中，爱什么、憎什么显得特别鲜明突出，因此，爱憎问题可以当作理解他的全部创作的最好的钥匙。

马雅可夫斯基本来就“憎恨一切尸体，崇拜一切生命！”（《纪念日的诗》），本来就有“知道旧事物必将灭亡的社会主义者的热情”（《我自己》），恰好遇到了否定一切的未来主义者大卫·布尔柳克。于是就同未来主义者搞在一起。这样，就使他的创作道路多了些曲折，但也使他掌握了一些对社会主义艺术也有用的新的艺术手法。

他是最厌恶大腹便便的家伙，最憎恨资本主义社会的，所以他一开始写诗，矛头就指向他比较熟悉的资本主义城市。第一篇正式发表的诗《夜》就是描写夜色笼罩下的肮脏的资本主义城市的。

一九一五年诗人写了他革命前的“纲领性”作品长诗《穿裤子的云》。这部长诗是抒情的长诗，它的特点是诗人个人的经历取得鲜明的社会政治意义。开始叙述“发生在敖德萨”的事件时，诗人就不仅叙述不幸的悲剧的爱情，同时也指出了悲

剧产生的社会原因。诗人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真正的爱情的前途一定是悲剧的。只有如第二版序言中明确指出的“打倒你们的爱情,打倒你们的艺术,打倒你们的制度,打倒你们的宗教”之后,真正的爱情才有出路。诗人看到,在“麻风病院似的城市”中,“没有舌头的大街却在痛苦地痉挛,——/它没法子讲话,也没法子叫喊”。当“一九一六年”^①到来时,“我给你们/掏出灵魂,/踏扁它/使它变得更大! ——/我把这血淋淋的灵魂交给你们,作为旗帜。”这里可以看到诗人对资本主义的“巨大的憎”,对“没有舌头的大街”的“巨大的爱”。这几行诗就是诗人在革命前的整个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指针。

在这之前和之后,诗人还写了悲剧《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一九一三)、长诗《脊柱横笛》(一九一五)、《战争与世界》(一九一五——一九一六)、《人》(一九一六——一九一七)等以及抒情诗和讽刺诗《夜》(一九一二)、《城市大地狱》(一九一三)等六十余首。

《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标明就是一部悲剧,不仅悲剧的主人公——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是不幸的,向他诉述痛苦、带来眼泪的周围的人也都是不幸的,所以这是一部人的悲剧,资本主义社会中多数人的悲剧。《脊柱横笛》、《人》又继续了《穿裤子的云》中的爱情的悲剧,《战争与世界》本来就是写“人类的大悲剧”,本来就是抨击悲剧编导者资

① 即指革命到来之年,实际是一九一七年,比马雅可夫斯基预言的迟了一年。

产阶级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的标明叫悲剧，有的虽然没有标明叫悲剧，但也带有悲剧性，总的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活不过是一场悲剧而已。至于六十多首抒情诗和讽刺诗的基本主题，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的抗议，指出只有革命才能给人带来真正人的生活，而且大声告诉人们，革命很快就要到来。总起来看，马雅可夫斯基这一时期的创作，艺术上虽然受到未来主义一定的不良影响显得晦涩难懂、玩弄词藻，但政治思想上是基本正确的。从他的创作中分明地看到，诗人对资本主义的“巨大的憎”，对人民和革命的“巨大的爱”。高尔基在一九一六年说：“严格地说，没有任何未来主义，有的只是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诗人。大诗人……”

马雅可夫斯基为什么能够与未来主义者搞在一起不久之后就又同他们分道扬镳呢？主要因为，马雅可夫斯基曾受过布尔什维克党的教育，又在实际革命工作中经过一定的锻炼，世界观中最主要的东西，爱什么、憎什么，已经基本解决。所以，当他与未来主义者混在一起的时候，一开始就与其他未来主义者不同。如：他在开始时虽然也跟他们一道喊叫过一些虚无主义的口号，但在写作的实践中，却没有像其他未来主义者那样，忘掉民族文化传统。他在一九一二年写的第一首诗《夜》，有人认为“怪诞”、“奇特”，其实他采用的还是地地道道俄罗斯格律诗中的四音步抑扬抑格，这首诗共有四节，每节四行，韵式是 абаб。只有第三节第三行第一个音步缺一个轻音，好像稍微有点出格。查过最初发表时的《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这一行开头正好有一个 и，后来编入集子时漏掉了。这样以“怪诞”、“奇特”著称的诗，恰好正是这样严谨的古典格律

诗。此外，一九一二年写的《码头》、一九一三年写的《而您能够？》和《关于彼得堡二三事》等，用的都是四音步抑扬格。一九一五年写的《海军的爱情》，更是严谨得“奇特”，这首诗共九节，每节两行，每行三个音步，第一个音步是抑抑扬格，第二个音步是抑扬抑格，第三个音步是扬抑抑格。没有一行出格的。像这样“奇特”而又严格的诗，在普希金、莱蒙托夫的集子里也很少见。不仅如此，甚至他后来写的长诗《关于这个》，成熟时期写的《列宁》和《好！》等长诗中，也有个别诗节用的是古典格律诗体。这有力地说明，马雅可夫斯基在“革新”时不但没有丢开民族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正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创造出新型的马雅可夫斯基式的诗体。这一点正就是同虚无主义的未来主义者早晚要决裂的主要原因。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马雅可夫斯基欢呼道：“这是我的革命。到斯莫尔尼宫去。工作。做了该做的一切。”（《我自己》）从革命的最初几天起，他就把自己全部“响亮的力量”“献给进攻的阶级”。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马雅可夫斯基在讨论设立艺术方面的国家机关时号召知识分子们说：“必须欢迎新的政权，加入新的政权，并与它接触。”他在革命后最早写的几首诗（一九一七年的《我们的进行曲》、一九一八年的《革命颂》、《向左进行曲》等）就是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解放了的人民的圣歌，表达了他对革命的“巨大的爱”。

一九一八年，马雅可夫斯基写了第一部苏维埃戏剧《宗教滑稽剧》，并于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的日子里演出。诗人想要

用这部“我们时代的英雄的史诗的讽刺的剧本”，歌唱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但是写得太抽象，观众难以接受。诗人自己也不满意。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诗人又写了第二稿（一九二一年上演）。

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苏维埃祖国最困难的时候，马雅可夫斯基在很艰苦的条件下在罗斯塔（俄国电报通讯社）工作了一个时期。他一直给“罗斯塔之窗”作画题诗。“罗斯塔之窗”一共出过一千六百多幅宣传画，讽刺白军和外国侵略军、鼓励工人和农民努力生产，支援前线。他画了许多画。所有宣传画的十分之九的题诗都出自他本人之手。

马雅可夫斯基这时还写了长诗《150 000 000》（一九二〇年写，一九二一年全文发表）。诗人根据俄罗斯民间英雄诗的写法，塑造了民间英雄诗式的武士伊万和讽刺的形象威尔逊。这是“革命的血的《伊利亚特》、饥饿年代的《奥德赛》”。不过，这部长诗仍然存在抽象和公式化的缺点，曾受到列宁的批评。

一九二二年，马雅可夫斯基又写了所谓诗体自传长诗《我爱》，这是可以与下一部长诗《关于这个》相提并论的一部很成功的作品。诗人在这新的社会中，很高兴地又回到革命前只能成为悲剧的爱情的主题。这时候，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长诗中的主人公“庄严地高举手指般一行行的诗/宣誓——/我爱，/郑重而真诚”。

从上边列举的一些作品中可以分明地看到，马雅可夫斯基对十月革命、对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是多么地热爱！

诗人此后一直拿着他的语言的武器参加实际的斗争，但

是他看到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比弗兰格尔更可怕的敌人”——庸俗的生活（Быт），在阻碍着社会主义顺利地向前发展。1921年诗人怀着对这种庸俗生活的“巨大的憎”，写了讽刺诗《败类》，有力地抨击苏维埃制度中的市侩主义。1922年又写了著名的《开会迷》，揭发国家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列宁读了这首诗后给与很高的评价。列宁说：“从政治和行政的观点来看，我很久没有感到这样愉快了。他在这首诗里尖刻地嘲笑了会议，讥笑了老是开会和不断开会的共产党员。诗写得怎样，我不知道，然而在政治方面，我敢担保这是完全正确的。”^①列宁的批评和赞扬，对诗人起了很重要的指导作用。马雅可夫斯基后来自己也说：

“我

在列宁的照耀下

清洗自己，

为了向革命的大海

驶得更远。”

（《列宁》）

一九二三年，马雅可夫斯基又回到过去写过多次的爱情的主题。他原来以为，在新的苏维埃社会中爱情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了（见《我爱》），想不到，在新社会中的新人，如果没有

^① 列宁：《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一九四页）。

建立起新的关系，这个问题还是得不到彻底解决。诗人“用个人的题材写一般的生活”（Быт）的写法，写了长诗《关于这个》。这部长诗的核心是“生活”（Быт），“这种生活无论在哪里也几乎无法改变，这种生活成了我最凶恶的敌人，因为它使我们变成小市民”。

“这一切，
像一群卑微的蚊虫，
甚至
成为日常生活
散落到我们
红旗制度上。”

（《关于这个》）

诗人在这部长诗中对市侩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在揭露批判中可以听到诗人对这种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生活”（Быт）的憎恨的切齿声。诗人后来讲到这部长诗时说：“在我看来，也许在别人看来，这是一部最大的最好的作品。”

马雅可夫斯基，虽然在同未来主义者们混在一起的时候，一开始就显示出他与他们的不同，但是他还一直同他们一道办刊物，一直保持着各种各样的交往。等到诗人的“朋友们”利用刊物（《列夫》）的论坛宣扬一些有害于苏联文艺健康发展的理论，他认识到这些文学理论的危害性时，便毅然退出了《列夫》，刊物也就此停刊。这时，未来主义对诗人的不良影响，可以说，已经越来越淡薄。

一九二四年，苏联人民遭遇到很大的不幸，列宁逝世了。马雅可夫斯基揩干了眼泪，写出了他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长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这一部长诗也标志着马雅可夫斯基新的创作阶段的开始。在这部长诗中，领袖的生活同人民几世纪以来争取解放的斗争、同在列宁和共产党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工人和农民的功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列宁的形象，最初是以被压迫被奴役的人民期待中的幻象而出现，接着出现的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组织者的列宁。第一章讲的是列宁的前史，第二章讲的是列宁伟大的一生，第三章讲的是列宁和列宁事业的不朽。长诗是因列宁的逝世而写的，但长诗的中心思想却是列宁的永生。列宁是一个最普通的人，他与人民融为一体，但同时又是最伟大的人，他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他是革命的儿子，又是革命的父亲。正因为马雅可夫斯基怀着对革命、对党、对领袖的“巨大的爱”，他才能够塑造出伟大的列宁的真实形象。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

“党和列宁——

一对双生弟兄，——

在母亲——历史看来

谁个更为贵重？

我们说——列宁，

就是指的——

党，

我们说——

党，

就是指的——

列宁。”

一九二二——一九二九年间，马雅可夫斯基以“诗的全权代表”的身份曾多次出国访问（八次去西欧——德、法、西班牙、捷克、波兰；一次去美洲——古巴、墨西哥、美国）。出国访问的结果是写下好多诗和特写（“巴黎组诗”、“美洲组诗”、《我发现美洲》等）。马雅可夫斯基在这些作品中，突出地表现了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及对资本主义的憎恨，肯定地指出了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指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丑恶。《苏联护照》（一九三〇年诗人去世后发表）更是洋溢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苏维埃爱国主义，是这些诗篇中很具代表性的一首。

马雅可夫斯基从美国回国后（一九二六年间），经常到苏联各地去朗诵自己的诗篇，在朗诵会上往往花很多工夫回答听众的提问，或进行辩论。这样就更多地接触到工人和各种知识分子。到各地巡回朗诵的结果，写出了不少有关社会主义新社会现实和苏维埃新人光辉形象的诗篇（如《致奈特同志——船和人》等）。

早在一九二四年，当帝国主义的军舰在中国内河作威作福时，马雅可夫斯基就写了《不许干涉中国》。一九二六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合作，开始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人民的朋友马雅可夫斯基出于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写出了这样的诗句：

“尽管

汉语

深奥而伟大——

但每个人都知道，

广州正在进行

像我们

梁赞人

伊万和安东

在十月曾经进行过的

那样的斗争。”

(《不要纪念》)

次年，即一九二七年，当中国工人占领了上海时，诗人又以最大的热情写出了《最好的诗》，他同“雅罗斯拉夫尔人，/制油工人和纺织工人，//向不认识的/但是亲如手足的/中国苦力们尽情鼓掌！”

特别有力地体现了诗人对祖国的爱的作品，是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周年的长诗《好!》(一九二七)。《好!》是一部歌颂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祖国的赞歌。马雅可夫斯基称十月革命是“我的革命”，称社会主义祖国是“我的祖国”。这部长诗通过艺术形象再现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以及刚刚开始了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还形象地描画出苏维埃新人的英雄主义，并说明了新人道德品质在克服国内战争困难的过程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如何逐步形成，个人和集体如何统一为一体。长诗《好!》一方面是革命的英